



死夜

江沙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死夜

●江 沙 著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7 号

死 夜

作 者：江 沙
责任编辑：吕 泰
封面设计：安渝平
技术设计：陈 说
责任校对：刘文玉、程 于

出版发行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地 址：中国·成都市盐道街 3 号
邮政编码：610012
电话号码：(028) 6662959
经 销：四川省新华书店
排 版：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
印 刷：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：199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：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：850×1168mm1/32
印 张：14
字 数：300 千
印 数：1——10000 册
书 号：ISBN7—5411—1207—0/I·1127
定 价：12.80 元

(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)

当然，笑比哭好。但哭也是人的一种权利。如果不准你哭，天啊！这日子该怎么过哟……

内容简介

人生长河中，一群半梦半醒的男女，曾有一页“光辉”历史，为震惊世界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冲锋陷阵，叱咤风云。“知青”岁月，使他们消沉梦碎。失去理性，就得疯狂。疯狂中，心死如寒烬，凄凄惨惨……后来总算身归故里，回到七色斑彩光怪陆离的城市。目眩头晕的“霓虹灯”下，他们的心灵上载着自己沉重的历史死结，为了生存，各奔东西——有的削尖脑袋，出卖良知，步入仕途，“当官耀祖”；有的仗势“玩女人”，无酒也乱性；做生意的，机关算尽，你死我活，为了一个钱字；当作家的，苦爬“方格”，神游理想废墟；也有清贫自束者，在苦涩的日复一日中，变成了半个男人；性格软弱，决定了她的命运，成为继父的兽性发泄工具；他呢？生活给他开了一个玩笑，人去楼空，今生难了相思恨，独自在瘦骨伶仃的人生道上，漂泊的肉体盛着漂泊的灵魂，身无所归，情无所归。

● 四川文藝出版社

江沙 著

死夜

I247.5
113

03024

昔日不堪回
首今天情
归何处
江沙

1

一切都是上天安排。我只能这样解释，不然我就无法解释了。

如果，那天下班何编辑不急着回家，在办公室跟我多谈一会儿小说创作的问题，也许我就不会撞上那叫我苦不堪言的场面。

如果，我下班后不顾旁人的非议，径直去找曾芳，也许我就会沉浸在柔情蜜意里，徜徉在往日的爱情回忆之中，或者来一次疯狂地做爱，让肉体兴奋，让灵魂苍白，冲淡心中所有的烦恼。可能我也不会刚好目睹到那一幕，让我蒙受极大侮辱。

可当时，我偏偏想到应该去找一下碧华——我的妻子。她跟我发生了一点误会，生气跑回娘家，已经几天了。

岳母竟然不在家。这便是不幸中的不幸。羞人哟！

在楼下，我碰见了两个小侄子，他俩告诉我，碧华姨姨在楼上，她叫他们下楼来玩，没有她的招呼不许上去。

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。

小侄子又说，家里还有一个大胡子叔叔，那叔叔还给他们一人一块钱。

我的心蓦地缩紧，预感到要出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
我不愿往坏的方面想。碧华和我，也算得上是患难夫妻，她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给我温暖，给我柔情，跟我同舟共济，操持起了一个小小的、俭朴的安乐窝。

她会背叛我吗？不会。但也未必，眼下，我俩情感处于非常时期。

我惴惴不安。我知道，女人一旦醋海生波，是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的。女人报复男人，往往是用最蠢的方式——偷情。我和曾芳的那一段旧情，碧华本来已渐渐理解，谁知老天有意跟我作对，那天深夜，竟让她和我在曾芳家门口不期而遇。她妒火陡起。我有口难辩。

妻子是那么年轻、迷人。她的身材匀称、丰腴，在街上行走，回头率极高。平时，我常跟她开玩笑，叫她快去把衣服掸一掸，因为上边沾满了男人们淫邪的目光。的确，很有些男人在打她的主意，只是苦于无法下手，碧华和我的关系融洽和美是众人皆知的。

苍蝇不叮无缝蛋。有没有文化的人都知道。

可现在，碧华由于曾芳的缘故在跟我生气，我们夫妻间

的关系出现了“缝”。苍蝇有隙可乘了！我对自己这样说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，冲上了四楼。我有岳母家门的钥匙。开锁推门时，心情紧张得像个初次行窃的小偷。当时如果有人路过楼道，对我问一声：“你在干啥？”我也许会掉头便跑，逃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停下来大喘粗气。

楼道上阒无一人。

轻轻推门而入，过厅里悄无声息。

里屋房门半开半掩，看不见室内情景。

我立在门边不敢跨进。万一碧华只不过是跟偶然来访的本单位同事谈工作，我这样莫名其妙地贸然闯进，她会不满，夫妻间裂缝也会越来越大，甚至发展到不可弥合。

想到此，我正欲转身离去，不料屋里一下子传出窸窣窸窣的声音，顿时引我注意。不对，谈工作何必要关上大门？谈工作何必要支走两个小侄子？谈工作怎么好一阵都没有听到对话声？……天啊，难道真的要上演偷吃禁果的悲剧。

我屏息静听，血猛地涌上脑门，只觉眩晕，四肢发凉，头痛欲裂，喘不过气来。

我听见了碧华的娇喘声，这喘息声，我太熟悉了。平时，我一听她的这种娇喘，就会热血沸腾，就会激动万分，就会百般温存……可现在我却怒火万丈。与碧华娇喘相呼应的，是一个男人粗重、急促的呼吸声！

不行，不能离去，非看个水落石出不可！岂能糊里糊涂被人欺骗？岂能清醒白醒让人戴上一顶绿帽子？中国人生性懦弱，遇事总爱讲究“忍”，但有两件事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咽下去的：夺妻之恨！杀父之仇！看见自己的妻子同别的男人睡觉，那滋味，比自己上了绞刑架还要难受。

我咬紧牙关，用颤抖的手猛一下推开房门。

天哪，眼前的情景令我呆然，恨不得此时立即发生十级大地震，恨不得此时原子弹就在头顶上爆炸，恨不得此刻天崩地裂，地球毁灭！

长沙发上坐了一个魁伟的男人，我妻子正依偎在他的怀里，仰着头，四片嘴唇胶合在一起，妻赤裸的乳房在那男人赤裸的怀中扭动。那男人身高体壮，络腮胡，野性十足，一看便知是浪荡女人最喜欢猎取的目标。他微眯着眼，厚厚的嘴唇在碧华的唇上、脸上游弋，左手搂住碧华的腰，熊掌似的右手正在她丰硕胸上抚揉，放肆抚揉……

我像一头受伤的狼，怪叫一声，四肢无力，不能动弹。

碧华和那男人闻声一惊，迅速分开，双双赤身裸体。

碧华满面绯红，头发蓬乱，连眼皮也不敢抬起，颓然蜷缩在沙发一角，慌忙穿衣穿裙。

那男人也出现了瞬间的惊慌失措，忙起身，忙穿衣裤，茫然四顾，似乎在考虑究竟该跳窗出走还是夺门而逃。他可能一下子便清醒过来，看到进门的只有我一人，而且不过是一介文弱书生，要动武绝对不是对手。他的眉毛一扬，嘴角微微抽动，像在嘲笑我，像在向我挑衅。他站稳身子，两臂交叉抱在胸前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似说，要决斗吗？

我冲了上去，狠狠推他一掌，满心指望把他推翻在地，然后我要跳上去，骑在他脖子上挥拳猛打，打得他哭爹叫娘，打得他抱头求饶。谁知他那黑熊般的身躯巍然不动，反倒把我反弹后退了两步。他对我咧嘴笑，露出一排又白又大的牙齿，油腔滑调说：“哥们儿，我说，犯不着为一个女人动肝火。咱们两兄弟坐下来谈谈怎样？”

我又恼又羞，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解恨，扭头一看，碧华坐在沙发上，无事一般，呆呆望着我，仿佛在看猴戏。我变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顾一切地冲向碧华，向她脸上猛击耳光。“叭”！响声震耳。

碧华转身扑到床上，呜呜直哭。

我又上前举拳狠揍，不料，手腕忽被那男人抓住。

“嗨！哥们儿，要说打人，你那两下子还差得远哩！要打就跟我比划比划，别在女人面前逞威风……”他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掌如铁钳，捏得我手腕发麻。

我狠命朝他脚踝上踢了一脚，顺势挣开他的手，转身跑进厨房，拿过一把菜刀。平时我在岳母家经常下厨做饭，菜刀放哪，我心中有数。我似乎觉得再也没有脸面活下去了，在那个男人面前显得太弱小，显得太没用，显得太窝囊……已经丢尽了一个男人的尊严，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：与他拼了。杀死他！杀死他！

取刀返身，那男人已不见踪影。杂种！跑了，跑得好快。他大概也看出了我以死相拼的决心。

屋里，碧华扑在床上呜呜痛哭。

我心烦意乱地走近床边，揪住她的头发，将她一把提了起来。猛抓，猛捏，似乎想抓烂一个黑色的噩梦，似乎想捏碎一个可恨的世界。

碧华仰面看着我，脸上的指印经泪水浸泡，更是鲜红。

我心里倏地涌起一股酸楚，一夜夫妻百日恩嘛，她毕竟是我妻子呀……我哭了，不知为谁。

碧华见我愣怔不动，冲我哭叫：“你把我杀了吧！……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你就可以跟曾芳非法同居，悄悄刮娃娃

……呜呜，你这个没良心的……”

我的心一沉，我的手一软，菜刀当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泪水更是夺眶而出。我转身出了房门……

一路上，蹒跚，趑趄，步履踉跄；大脑里苍白一片，嗡嗡作响……

天色渐晚，夜幕悄悄降临。

我不知身归何处，情归何处。

仰面苍天，只见灰黄一片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只神奇的手，在安排我的命运，让我悲，让我愁；刚有一丝欢乐，转瞬又叫我受痛苦……虽已年近不惑，但对世上的许多事仍然困惑不解。我的努力，我的奋斗，我的青春，我的爱情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前途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究竟是遵循什么轨道在运行？我不喜欢政治，却将爱情看得十分圣洁，我不在乎人生苦长，本想与曾芳结为百年之好，为什么浩瀚的爱河中，竟容不下我这一叶小舟？当我与碧华划着家庭的小船行驶在平静的生活之港时，又是什么魔力将死而复生的曾芳送到我的身边，使我的枯井般的心湖起狂涛？……

我盲目地走，心中塞了一团乱麻。此时，我多想有个知心朋友在身边，向他（她）倾诉，让他（她）替我排忧解难，除去疑团还我平静，蓦地，眼前出现了许多人的面孔：刘铁、黄义、周益平、大娃三兄弟、陆群、沈玉环……许许多多昔日黄土丘陵上的患难之交，甚至还有彭家渡口的老艄翁，他们一个个走马灯似在我眼前晃动。我嘴里喃喃呼唤着他们，高一脚矮一脚地一步步往前移动。

鬼使神差，不知不觉竟然走到南门外。那是一块宽大的地坝，坝边仍然立着那棵老榆树。满树榆叶在夜风中沙沙低

语，宛若在讲述一个悲惨的故事。

我默默坐在树边石头上，望着空旷地坝，心情似乎豁然开朗。我对人生、对命运好像突然有了新的认识。我想起了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。

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兴衰、喜怒哀乐，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。

二十年前，我就在这个地坝中乘上了命运之车，它把我送到黄土丘陵，把我送往不可知的地方……

成都南站外，那块宽大的地坝，停放着七辆中国制造的解放牌汽车，车厢一律敞篷，两边悬挂大红花。整个地坝充满着喜气。

天上飘着雪花。雪片徐坠，骄傲地铺在地皮表层，尔后，又悄然溶为泥土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地坝上，仍然是湿润的黝黑色。坝中，还聚集着一群一群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，个个背着行李，人人身上散发着革命者的意味，一种圣洁、神秘和使命感藏在眼底。我站立在坝沿的一块空地上，不惹人注目。我身边没有人，背后就是这一棵榆树，树干约海碗口粗，树梢上压着白雪。我的行李就放在这棵树下。

没想到，经历了一场“你死我活”生死搏斗后，漫空硝烟迅速地被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号角吹散。紧接，又有最新的指示，从中国政治金字塔的塔尖上传达下来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当时，我怀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，不顾母亲正重病缠身，便私下向校革委表了决心。我深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那里需要我们的革命斗志。

然而，我的心情显得沉重，情绪苍凉，若深秋的败叶。家，

我要离开家了。从前的我，对“家”字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。家庭的梁檐，是由父母的脊背支撑着的。不知怎的，那时的我，站立在雪花飘逸的地坝里，望着那七辆待发的汽车，看着那棵榆树下的行李，心里涌起一种凄楚、悲凉，大脑里朦胧飘浮起“家”的概念，真心真意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了。

出门时，我与父亲辞行。父亲坐在藤椅上，手中拿着一张报纸，扭身移目窗外，没睬我，似乎我的出走与他毫无相关。我知道，他在心里骂我幼稚。看来，他已打定主意，拒送行。我望着他的肩头，立在他身后半晌，最后，不得不背起行李，含泪出门了。妈妈拖着病躯，高一脚矮一脚送我到出发地，就是这地坝。我将行李放在树下，妈妈找工宣队的人去了，不知她要说什么。我从老远望见妈妈的背影，她面对的是大队长那张傲气凌人的脸。

离我一百米处，那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彩车的车壁上，贴着醒目的横标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！

时间到了，我和其他同学一样，按照指定的汽车依次地鱼贯而上。我站在车尾左角，妈妈用双手吃力地将行李递给我。瞥着她那双枯瘦的手，我垂泪自问：“这是妈妈的手？”

儿时的我，在一阵活蹦乱跳玩耍之后，常从这双手上接过爱吃的米糕；我和伙伴们在仲冬的地坝上堆雪人的时候，总是这双手焐着我那冻僵了的小手。父亲的工资很低，六口之家生活确实困难。不论寒冬腊月，母亲成天都将那双手泡在凉凉的水里，帮人洗衣，以索酬补贴家里的生活。有时，我用我的小手去焐她冻凉了的手，她却把手抽回，放在嘴边哈热气，说：“甭管我，别冻坏了你的手。”

我背着父母，利用星期天，去本街油糕店罗婆婆那里领

一些豌豆糕，到茶馆、剧场门前去卖。每卖一个，可赚人民币贰分。卖一天，大约能赚一元钱，想用它补贴家里的开支，那年，我刚满十岁。不错，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那天我端着油糕盘，刚到青年宫电影院门口，竟被几个比我大的学生抢吃一空，分文不付，还差点揍我一顿。有五、六个油糕掉在地上，他们用脚踏碎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这次是本利皆劫，我不敢回家，流着泪，揣着委屈，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措，活像一个被弃的流浪儿。晚上，我坐在锦江边，痴看东去的清波。水中，一弯秋月残钩，疏星冷空，均被水流搅得朦胧蠕动，无主的星月，却不随江波而去。午夜的江岸，风拂面，寒气侵肤，远处昏暗的灯那黄色的光吐出凄冷的哀叹。叹风冷，叹夜长，叹薄雾霜浓，叹江堤上的我孤零零嵌在这静得瘆人的长夜昏画中。昏夜凄风催我目涩，孤独疲惫带我入睡。头靠冰冷的江堤，蜷缩着，像只离群的可怜的小动物。恍惚中，天空一片黛色，从中进出一条银色的细光，颇长颇亮。天空被银光划为两半，像两扇黑漆大门，徐缓而开，现出一条无尽头的彩色梯道，五光十色的梯道神秘炫目。在我的眼里，那简直是充满幸福、充满温馨、充满慈爱、充满生机的天堂。我挪动身躯，双腿沉重，似负千斤铁锁，咬牙前移。我强心弱体，负荷超限，一个趔趄，差点坠落水中。苦痛的失望，如一只黑色的魔爪，从我的大脑中抓走了那一点希望的光烁。没有了希望，我感到天旋，我觉得地摇……突然，两片黑色的天空在一声巨响中粘合起来，形成一块铁板。巨大的铁板，沉甸甸慢慢下坠。眼看就要压在我的头上了，我惊叫：“啊！——”

“干啥？干啥？”一双手，热乎乎将我搂在怀里。我依着

那人胸脯，浑身发颤，缩成一团，不敢吱声。怕那“铁板”砸头，怕那魔爪抓魂。

“江峰，江峰。”那人的双手在我冰凉的背脊上缓缓地抚动。她在轻声叫我的名字。

我抬眼一看，是我的母亲。她那张并不丰润的脸被夜雾染得昏暗；憔悴的脸上，看不出喜悦，只有疲惫的人生写照。

“妈——”我泣哭道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天塌下来了，要把我压死。”

“傻瓜，梦是假的。走，跟我回家。”

刚一进门，我看到父亲坐在床沿，低着头，一副尴尬的窘态。

旁边站着油糕店的罗婆婆，她双手叉粗腰，两片薄唇直翻：“你身上没有钱，总不会就不认你儿子欠的帐啊？我也是小生意人，靠的是赚钱吃饭……”

“罗婆婆，”妈妈上前截断了她的话。“我们认帐，我们认帐。”妈妈神色难堪，从身上摸出了一周的菜钱，递给她：“这是四元，你看……”

“嗨，江大姐硬是算过的，五八四元，刚合适，刚合适。说实话，我们都是本街邻居，按道理不该这么晚了还来收帐，只是我那老头毛病怪。对不起啦，我走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”说罢，她扭动着不太灵活的身躯走了。

我瞅着她的身影消逝在黑雾之中。当时真想捡块石头砸她的头。我没有，似乎也不敢。打人犯法。

“叭！”我还没回过神，便被父亲一个耳光打得眼冒金星，“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”父亲气急了，他破例第一次打了我。

我吓得魂不附体，朝床上躲，双脚吊在床沿，父亲从墙

杳晃抓起一根竹棍，逼到我身边，眼光霍地盯在我那双暴露出脚掌的鞋底。他的眼睛潮湿了，怀着内疚，悲切地放下举得高高的竹棍。那天，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。父亲是旧军人出身，从不轻弹男儿泪。

这一夜，我枕着妈妈的手腕熟睡。她用另一只被生活雕铸得粗而涩糙的手，轻轻抚着我的肩头。她一夜没有合眼，不知她想些什么？不知她是怎样打发寂寞长夜的？

那时，她还专一地爱着这个家，爱着我爸爸，可是眼下的这双手，就是妈妈递行李给我的这双手，正在将父亲和我还有三个妹妹从她身边推开。她爱上了汽车队一位工人，听说他出身好，又是抗美援朝归来的志愿军战士。当时，他们已经培育出一果实——一个小小的生命。我们的家，残酷的面临着解体的噩兆。不过，我毕竟是她儿子，她亦在忍受着失子的悲痛。常言道，人世间的痛苦，莫过于生离死别嘛。

眼下，我要离她而去，离家而去了。要去那陌生的“广阔天地”。那里等待我的是什么呢？天才知道。

汽车启动，喇叭声震耳，令我神恍，心颤……也撕扯着妈妈的心。她悲泣不已，泪水淹没了视野，淹没了她脸上的苦纹。天上的雪片依然不解人意地飘洒，那样轻松地坠落，那样轻松地消逝，全然不知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小时候，在我堆雪人、玩雪球时，我曾幻想变成一朵雪花，自由地飘移在广无边际的天空。不过，雪花必定要坠落消逝。在我贪玩的少年，亦天真地问过妈妈：雪花有生命吗？妈妈笑得弯腰，轻拍着我的臀部，说：“傻瓜！小傻瓜！”究竟雪花有没有生命？妈妈没有回答我。今天，我的眼里，雪花肯定有生命，它的坠落和消逝，恰如人的生与死。我呆滞的目光定在妈妈那张